

易卜生選集

卜克曼



永祥印書館印行

易 卜 生 選 集

4

卜 克 曼

沈 子 復 譯

永 祥 印 書 館 印 行

易卜生選集

4

卜克曼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再版

每冊定價金圓五角

原作者：易卜生

譯者：沈子復

發行人：陳安鎮

印刷者：永祥印書館第一廠
上海陝西南路二三八號

電話：七二七九八

發行者：永祥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卜克曼 四幕劇

——獻給敏

人物

卜克曼 前銀行經理。

琴海爾 卜克曼的妻子。

阿爾哈脫 卜克曼的兒子，一個學生。

意娜·納齊姆小姐 卜克曼夫人的孿生姊妹。

惠爾登夫人

福爾達爾 政府裏的低級書記。

佛蘭達 福爾達爾女兒。

女僕

戲發生在挪威首都克里斯獻尼亞的附近，納齊姆家的邸第內。時在冬天。

第一幕

景

卜克曼夫人的會客室，式樣是古舊的，凋謝的。舞台後，有扇滑門直通花房，從窗戶和玻璃門裏望出去可以看見那朦朧的園子，園子裏正飄着雪花。右側，有一道門通客廳。再向前，放了一隻舊式的鐵火爐，爐中正燒着火。左側後，開一扇小門。左側稍前有一窗戶，窗前掩着厚的帷幔。門與窗之間放着一隻馬鬃沙發，沙發前有一桌子，桌上蓋着台布，上面放了一盞微闇的燈火。火爐旁有一隻大而高的扶手椅。

卜克曼夫人坐在沙發上打絨線，她是個外表冷靜而又顯貴的老婦人，態度有些催促不安，臉上的表情是不自然的。她的頭髮又多又白，雙手則是晰白而柔弱的。她穿着一件黑色絲質的袍子，那些衣服本來非常考究，現今則已被蟲蝕蛀得破舊了，肩上裹了一條羊毛圍巾。

她安靜地坐着打結了一會，外邊有雪車過的鈴聲。

琴海爾

（諦聽，她欣喜地張大了眼，低聲地說：）阿爾哈脫！他到底來啦！

【她站起來拉開了些帷幔，瞧着外邊，但又失望地坐在沙發上繼續工作，半晌，女僕自客廳中上，手中持一小盤，盤裏有張名片。】

琴海爾

（匆忙地）是不是阿爾哈脫來了嗎？

女僕

不，太太。來的是一位女太太——

琴海爾

（放下她的絨線）哦，我想大概是惠爾登夫人——

女僕（走近）不是一位陌生的女太太——

琴海爾（拿了名片）讓我看——（看名片，急遽地瞪眼瞧着女僕。）你拿得穩她是來看我的嗎？

女僕 不錯，太太。我知道她是來看您的。

琴海爾 她可曾說要看卜克曼先生嗎？

女僕 不錯，她說了的。

琴海爾（唐突了一下，忽然決定地。）好，說我在家。（女僕開了門讓那位陌生的女太太——意娜

小姐——進來。她跟她的姐姐差不多。她的臉色是痛苦而又辛勞的，但仍表示出一種偉大性格上的莊嚴的美麗。她那鬆曲的白髮向後梳着。穿着黑絨的衣服，披了一件皮斗蓬，戴了一頂皮帽子。姊妹倆沉默地面對面站着，大家彼此望着，都在等待對方開口。）

意娜（她還站在門口）琴海爾，你是怕見我。

琴海爾（沉靜地站在沙發和桌子之間，把她的手指按在自己的衣服上。）你沒有弄錯嗎？你知道，

管家的住在那邊。

意娜 今兒個我不是來看管家的。

琴海爾 那麼，你是來看我的嗎？

意娜 不錯，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說。

琴海爾（走到屋子中央）「嗯——那麼請坐吧。」

意娜 謝謝你，現在我站着很好。

琴海爾 隨你的便吧，不過至少你得把斗篷脫下來。

意娜（脫斗篷）「嘿，這兒倒是挺暖的。」

琴海爾 我時常傷風。

意娜（站着，瞧了她半晌，把她的手臂放在扶椅的背上。）「嗯，琴海爾，自從咱們上一次見了面到現在已經快八年啦。」

琴海爾（冷淡地）也可以這末說，自從咱們上一次彼此講了話以後。

意娜 對極啦。從咱們講了話以後，我敢說每年我來看管家的時候，你總看見我的。

琴海爾 有一兩次我是看見你的。

意娜 我也有一兩次在窗戶裏瞥見你。

琴海爾 你準是經過了帷幔纔看見的，你的眼睛可真不錯。（粗鹵而尖利地）可是咱們上一次講了話——也就在這個屋子裏——

意娜（想打斷她的話）是的，是的；我知道，琴海爾。

琴海爾 在他——在他放出來前的一個禮拜。

意娜（退後）哦，甬講起那些事啦。

琴海爾（不從，但是低聲地。）這是在他恢復自由前的一個禮拜。

意娜（走回來）哦，是，是，是！我永遠不會忘了那個時候，可是想起來真是太可怕了！祇要想它一下——
下——
喔！

琴海爾（憂悵地）可是有一個人永遠扔不了，忘不了這件事（激烈地，緊握着她的雙手。）不，我不能明白這件事！我永遠不會明白！我不能夠了解這件事怎麼會——這麼可怕的事祇臨到咱們的家裏——一個多有歷史的家。你想想看，這件事偏偏要找着我們！

意娜 哦，琴海爾，除了咱們的家以外還有許多許多的家被毀啦。

琴海爾 哦，是的，可是那些事沒有關係。因為在他們那種情形下不過是爲了些錢——或者是幾張鈔票吧了。而我們呢？——我呢？阿爾哈脫呢？我的小孩子——像他現在那個樣子。（激動地）我們兩個人無緣無故地受到這種恥辱！不名譽！可怕的，可恨的恥辱！那救不了的毀滅！

意娜（謹慎地）琴海爾，你告訴我，他怎麼樣受得了？

琴海爾 你說的是阿爾哈脫？

意娜 不，他自個兒，他怎麼能受得了呢？

琴海爾（嘲笑地）你以爲我還會問這些事？

意娜 去問說實在話你也用不着去問——

琴海爾 （驚奇地直瞧着她）你是不是以爲我還對他做什麼事？還會碰到他？還知道他每一件事？

意娜 還不至這些呢。

琴海爾 （依舊那樣）一個曾經坐個牢，坐過五年監牢的人，（以兩手遮着她的臉袋）喔多丟臉的事！（更激動地）當想到卜克曼這個名字，不，不，不——我永遠不能再見他，再也不能！

意娜 （望了她一下）琴海爾，你的心好狠！——

琴海爾 對於他，我的心是狠的。

意娜 她至少是你的丈夫。

琴海爾 在法庭裏他不是說爲了我他纔受到這末的不幸嗎？不是說我化錢太浪費嗎？

意娜 （試着她）不過難道這完全是假話嗎？

琴海爾 怎麼！這是他要我這麼做的！他迫着把我們的生活走到這末奢侈的田地——

意娜 嗯，我知道。可是你正應該限制他，顯然的你是沒那末做。

琴海爾 我怎麼會知道他給我化的錢並不是他自個兒的呢？再說，他也是這末濫化——比我還厲害十倍。

意娜 （接着說）嗯，我敢說他的地位迫着他做這些事——這是沒有辦法的。

琴海爾（諷訕地）是的，我們是跟旁人一樣的在出風頭。可是他出風頭是有目的的，他時常把自個兒比做王帝，許多人也把他像萬歲爺一樣的看待他，尊敬他（笑了一下）他們都親熱的叫着他——整個國家都是這樣——好像他自個兒真的是萬歲爺啦！卜克曼，卜克曼，什麼人都知道卜克曼是一個多了不起的大人物！

意娜（熱誠動人）他實在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琴海爾 嗯，表面上完全不錯。可是他從來一個字兒也沒有跟我講過關於他真正的地位——也從沒有說過他的錢是打那兒來的。

意娜 不，不，旁的人也不能知道那些事呀！

琴海爾 我可管不着旁的人，對我講真話是他的責任，可是他永遠沒有講過一句老實話。他跟我撒謊——撒謊得叫人討厭！

意娜（打斷她的話）琴海爾，完全不會的，他也許沒有把事情說出來，不過我相信他是不會撒謊的。

琴海爾 好好，隨你高興說什麼就什麼吧，一點兒也沒關係，整個兒的什麼都完啦！

意娜（自語）是的，什麼事都完啦！——對於他——對於許多人！

琴海爾（恫嚇地）意娜，可是我要告訴你，我還沒有屈服！我還要救我自己——你得明白這一點。

意娜（急切地）救你自己！你這話什麼意思？

琴海爾 救我的名望，我的榮譽，我的將來！救我那已經被毀了的生命——這就是我的意思。讓我告訴你我還隱藏着一個人，他將要洗去他所受到的污辱。

意娜 琴海爾，琴海爾。

琴海爾 （感奮）我對你說，這是一個爲了報仇的人，他會爲了父親的所有的罪孽而跟我站在一塊兒的。

意娜 你是說阿爾哈脫？

琴海爾 是的，阿爾哈脫，我自個兒的孩子。他會救這個家，救這個家族的名望。什麼都可以恢復——也許比以前更好。

意娜 你可曾想到這麼做呢？

琴海爾 這必須按照着頂好的法子去做；我不知道怎麼樣做。不過我知道這應該做，這必須要做的。（仔細地瞧着她）意娜，在他小時候你是不是真的也這末想過嗎？

意娜 不，我不能這樣說。

琴海爾 不？那末爲什麼在我們受到打擊的時候你要這末的照顧他呢？

意娜 琴海爾，因爲那時候你不能够照顧他。

琴海爾 不，不，我不能那麼想。他爸爸——實在有理由能得到饒恕——他，在那邊很安全。

意娜（憤恨地）喔！你！你怎麼能講這種話呢？

琴海爾（帶着一種有惡意的表情）你怎麼會想起來照顧卜克曼的孩子？真好像他是你自個兒的孩子啦？把孩子離開我——跟你在一塊兒——一年年的照顧他，直到孩子已經長大啦。（懷疑地望着她）意娜，你是爲了什麼？你爲什麼要照顧他？

意娜 我很愛他——

琴海爾 勝過我——他的親媽？

意娜（推諉地）這事我不知道。你得明白，阿爾哈脫還跟小孩子一樣的嬌弱。

琴海爾 阿爾哈脫——嬌弱！

意娜 喔，無論如何我總是這末想，你知道西方的氣候要比這兒暖和得多。

琴海爾（譏諷地笑着）嘎——真的嗎？（破了臉）嘿，這倒是真的，你對阿爾哈脫的煩心煩意可真不少。（變了音調）喔，當然，你會得到酬報的。（笑着）意娜，你是太幸福啦！你可以支配你自己的錢。

意娜（憤然）我跟你說，我什麼事也沒有支配過。對於這些事我一點兒也不知道，直等到這些東西是我的以後——

琴海爾 好好，我對於這些事也不知道呀！我不過是說你很幸福。（審問似的瞧着她）可是當你，由

於你自願爲了我去教育阿爾哈脫——你的動機是什麼？

意娜（望着她）我的動機？

琴海爾 是的，你一定有些動機。你想對他做些什麼？我想，是不是爲了造就他？

意娜（慢吞吞地）我想使阿爾哈脫得到生命的快樂，替他開一條平坦的路。

琴海爾（藐視地）嘿——像我們這種人還有比想到快樂更重要的事。

意娜 什麼？

琴海爾（堅定而懇摯地瞧着她）阿爾哈脫首先要替他自己造成一個顯著的地位，再不能使他想起他父親給我——以及給我兒子的恥辱。

意娜（試探地）琴海爾，告訴我，阿爾哈脫是不是需要他自己的生命？

琴海爾（稍微背着她）嗯，我希望要的。

意娜 這難道並不比你的需要更重要？

琴海爾（粗鹵地）對於我們自己，阿爾哈脫跟我的需要時常是一樣的。

意娜（憂鬱而沉重地）那末，琴海爾，你對於你自己的孩子真這樣拿得穩？

琴海爾（假裝着得意的樣子）不錯，謝謝老天爺——我拿得穩。你可不必疑惑！
意娜 那末我想，旁的不管，你到底是在該快活的。

琴海爾 嗯，我是這末樣，可是時常，所有的寂寞像風暴一樣的打擊着我。

意娜 （變了聲調）對我說——你得馬上告訴我——因為我真是爲了這個纔到這兒來的——

琴海爾 什麼？

意娜 我覺得有些事必須跟你談談——告訴我——阿爾哈脫是不是跟你一塊兒住在這兒嗎？

琴海爾 （辛澀地）阿爾哈脫不能跟我一塊兒住在這兒。他得住在城裏——

意娜 所以他寫信這樣告訴我。

琴海爾 爲了他唸書不得不那樣，可是每天旁晚他總到我這兒來一下。

意娜 哦，那末我能見他嗎？我能馬上跟他談談嗎？

琴海爾 現在他還沒有來呢；不過沒有一刻我不希望他來。

意娜 怎麼，琴海爾，準是他來啦。我聽到他在樓上走呢。

琴海爾 （很快地向上面一瞥）在廂房上面？

意娜 不錯，我來的時候聽到他在那邊踱來踱去的。

琴海爾 （沒望着她）意娜，那不是阿爾哈脫。

意娜 （驚奇地）不是阿爾哈脫？（已揣度到——）那麼是誰呢？

琴海爾 是他。

意娜（溫柔地，而又沉痛地。）卜克曼·約翰·格勃萊爾·卜克曼？

琴海爾 他就這末樣的走來走去——打早晨到晚上——一天到晚的走到東走到西——

意娜 我也聽到過關這件事——

琴海爾 我敢說，無疑的有許多人都在說壞我們。

意娜 阿爾哈脫在他信裏面說起這件事，說他父親常常默在上面，你呢，也一個人在這兒。

琴海爾 不錯，就是這末樣，意娜。打他出來以後，送到了我這兒，就像這個樣子已經整整的有八年啦。

意娜 我永遠不會相信真是會這樣子，這好像是不可能的！

琴海爾（點頭）噯；這祇能這末樣。

意娜（瞧着她）琴海爾，這準是一種可怕的生活。

琴海爾 比可怕還厲害——差不多是叫人受不了。

意娜 不錯，這真是的。

琴海爾 時常聽到他在上面的腳步聲——打一清早兒到深更半夜，在這屋子裏所有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意娜 嘿，奇怪，這聲音多響亮呵！

琴海爾 我常覺得我好像是在廂房上，正在我的頭頂上面關了一頭病了的狼。（靜聽，低聲地）你

聽！你聽見嗎？到前邊兒，到後邊兒，到那邊，到這邊兒，活像一頭狼。

意娜（關心地）琴海爾，難道改不了嗎？

琴海爾（帶着一種厭惡的神氣）他做事從來就不會改變。

意娜 那末，你不能去試試看嗎？

琴海爾（憤慨地）我！他對我這末壞！不，謝謝你！儘管讓那條狼在上面去走吧！

意娜 我覺得這屋子裏太暖了，你得讓我衣服脫下來。

琴海爾 好的，請便吧。

【意娜脫了她的帽子和斗篷放在通外廳門旁的沙發上。】

意娜 在外邊難道你也永遠沒有碰到他過？

琴海爾（苦笑）你是說在交際場所上？

意娜 我是說，當他出去散步的時候，在樹林裏，或者——

琴海爾 他從來沒有出去過。

意娜 就是在晚上也不出去嗎？

琴海爾 也從不出去。

意娜（感動地）他不會自個兒一個人出去？

琴海爾 我想不會的。他的大斗篷和帽子都掛在大櫥裏面——在客廳裏的大櫥裏，你知道的——

意娜 （自語）就是在咱們小時候常常躲在裏面的那口大櫥——

琴海爾 （點頭）有時候——夜深了——我聽見他走下來，好像要出去的樣子。可是當他走到了

扶梯中間，又回了頭——直回到他的屋子裏面。

意娜 （接着問）難道他的老朋友也一個沒有來看過他？

琴海爾 他沒有老朋友。

意娜 以前——他有許多朋友。

琴海爾 嘿！他想了許多可能的法子去趕走他的朋友。他頂好的朋友就是他自個兒，卜克曼。

意娜 琴海爾，哦，是的，這是不錯的。

琴海爾 （猛烈地）什麼都是一樣，我說他們都是下流，卑賤，可恥，不要臉！想想看，他們爲了他犧牲

了些什麼東西，什麼也沒有，不過是些金錢罷了。

意娜 （並沒有回答她）那他住在這兒太孤獨了，單單祇有他一個人！

琴海爾 嗯，真是這樣。他們告訴我有一個好像以前做抄寫的書記時常來看他。

意娜 喔，對啦，那一定是一個叫福爾達爾的。我知道他們年輕時候就是朋友。

琴海爾 是的，我想他們是朋友。可是對於他我什麼也不知道。他不是我們團體裏的人——以前我